

# 名播星城“廖三国”

## ——忆评书艺人廖夔往事

曾继祖



旧时说书场(资料图)

### 巧用对联激励学生

上个世纪60年代,好友沈阳辉利用私房在长沙城内的仓后街开了间茶艺室,既品茶,又听评书艺人说书,主讲人便是廖夔先生。廖夔每天下午至晚上讲评书两场,每场两个小时。每有空闲,我总会到书场听廖夔说书,也会与廖夔闲聊,久而久之,与他就成了挚友。

廖夔先生是湖南省曲艺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当年省城炙手可热的著名评书艺人,当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生活物资枯竭,文化生活单调,晚上听评书就成了长沙人唯一消遣之处,所以廖老师讲书的茶室常常爆满,听过他评书的人,少说也达上万人次。因他常说的书目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岳飞传》等,尤以《三国演义》见长,故在长沙听众中有“廖三国”之誉,所以当年在评书界就有“北有刘兰芳,南有廖三国”一说。

廖夔原名廖舜生,长沙市人,1913年出生在小康之家,幼时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在长沙市妙高峰中学高中毕业后,父亲又为他延师设馆,攻读《左传》等古典文学。他年轻时爱好文

艺,喜交朋友,同情穷苦之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湖南时,廖夔避居于蓝田县(今涟源市)。为求精神寄托,曾拜当地地灵津和尚为师,开始崇信佛教,并在友人推荐下,被聘至会友小学任教师,后因同行挤对,停职回家两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长沙,在长沙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其间在英才小学任过老师。

廖夔为人特别谨慎,当老师时他只管教书,从不过问政治,但很重视社会实际,看到农村贫困落后的境况,他总是鼓励学生要好好读书,用知识去改变贫困。据曾受过他教育的学生回忆,每逢学校放假,同学们都会请在校老师签名留念,廖老师会按每个学生的名字撰副对联以作鼓励。如有位女同学叫刘淑智,给她撰写的对联是:“淑自柔中得,智从书里来。”给学生李子撰写的对联则是:“子者乃古时美男子之美称,科学为今日诸学科之首务。”以此勉励学生要发奋学好知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 弃教说书收徒授艺

廖夔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但他最热爱的是文艺。他熟悉历史,他上历

史课几乎都是故事课。诸如列国、三国、东西汉及明清故事等,他都说了。他喜欢结交朋友,与湘剧艺人廖申翁、周圣溪等交往甚密,曾向他们学过《父子会》、《下河东》、《单刀会》、《水擒庞德》等湘剧,《水擒庞德》的关羽,《扫松下书》的张广才,《金沙滩》的卢俊义的唱段他都唱得很出色。有一年学校附近唱皮影戏,戏班子听说学校有一位老师会唱湘剧,特地请他串演了皮影戏《金沙滩》,由于他学的是湘剧,用的是丹田之气,嗓音圆润,喷口有力,自然比一般唱皮影戏的要强得多,所以观众都鼓掌叫好。

他不但能唱,而且能编,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农村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廖夔曾编过两出地主欺压农民,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典小戏。后来,因患肺结核病,身体欠佳,遂弃教从艺,开始进入湘舞花鼓剧团任编剧,笔名文曼,并改编过《八百里洞庭》等大型剧目。由于剧团到处奔波,他身体吃不消,1955年便离团说书。

开始开书场时,由于经验不足,上座欠佳,后来技艺日精,书场日渐兴旺。1959年曾以他为首组织过有姜一慎、谭运生、谭德炎、周显恒参加的五老曲艺社,在火官殿开展说书活动。他常说的书目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岳飞传》、《清官十帝》以及《说唐》、《西游》、《封神演义》等。他说书时声音洪亮,喷口有力,表演入神。说到精彩处,便恰当地运用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把书说得引人入胜,这是一般说书艺人所不及的。由于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说书艺术上有他自己的创造,如诸侯分割的东周列国,这部书写得比较散,后来看的人多,能说的入少,但通过他的巧妙剪裁,说得天衣无缝,首尾连贯,令人百听不厌。

他不但长于讲史,而且积极倡导说新书。1963年曾以他为首在长沙市西文化宫成立湘江曲艺队,正式收徒授艺,带头演讲《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羊城暗哨》、《战斗在敌人心脏》等新书。

廖夔“文革”期间住在弹词表演艺术家舒三和住过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

屋里,一床破棉絮,一张破竹椅,一盏小煤油灯,便是他的全部家当,有时饥寒所迫,就到农村旧时学生家中,邀集农民数人说书,凑点茶资过活。

### 快乐莫过下乡说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解放,书场复苏,廖夔极为高兴地重返书场说书。湖南省第四次文代会后,长沙市组织了一次民间艺人交流演出,他说了一段《完璧归赵》,年近古稀的廖老,声调还是那样激越,嗓音还是那样洪亮。但此刻的他已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给下一辈艺人留下点传统的东西。此时,恰逢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南分会请他整理老艺人潘子清的遗稿《三湘英雄传》,他高兴极了,便于1979年初开始动笔整理。他的手稿经过作家周汉平再修改整理,改名《太平演义》于1981年8月在《文艺生活》期刊上发表。

廖夔说书,注意创造,更忠于历史。廖夔弃教从艺20多年,不论潮起潮落,始终热爱说书艺术。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书场上剑侠小说盛行,而史书逐渐冷落。虽然如此,廖老并没有气馁,他认为冷落只是暂时现象,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要对听众负责,不能只顾赚钱,不顾社会效益。城市没有书场,他就到他曾经教过书的农村去,而那里的农民确实很欢迎他。据他在农村教学时的几个学生回忆:1981年上半年,有两个农民找到廖老师家邀请他到他们家去住,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了,到我们乡里去吧,只要在每个学生屋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吃饭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廖夔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农村是他的主要书场,也说明了农民需要听好书。

廖夔是1981年8月20日患脑出血,由乡下两个农民护送到长沙市医院就诊的。入院前3天,他还给他的学生写信,他无限感慨:“日里困得发慌,既无报刊可看,又无文章可写,大好时光,等于白活,岂是老年人之规律乎?”就在他的学生收到这封信后不久,他就于9月23日去世了,留下的是他不会泯灭的说书声。

# 有这样一种幸福

俞祥波

在寒冷的冬夜,走在街头,看到流浪汉蜷缩在某个角落,我总是为自己感到庆幸。虽不多,但我口袋里的钱足够走进消夜店吃一碗热腾腾的夜宵;虽然冷,但不远的前方有个属于自己温暖的家。没有名车,没有人簇拥,没有别墅豪宅,但这种感觉依然常常让我觉得幸福。

这跟我读初中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小时候就好做梦,想当武功超群的大侠,想做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想成为一纸风行的大才子……梦做得大了,心浮,就不愿意在学校好好待着,多少个日子都逃课在街头巷尾晃荡。晚上,学校宿舍关门了,家又在农村,就到公园的长凳上过一晚。在突然被冷醒的半夜,我会想,河对面那一扇扇窗子的里面,那躺在床上酣睡的人们,是多么的幸福。

幸好,在某个年龄时期,我突然觉醒了。收起心猿意马的青春,认真读书,认真考试,终于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足可温饱的工作和稳定的家。偶尔,回老家见老乡,或与身边的人聊天,也能听到别人的羡慕声:你这样,很好了,很幸福了。

是的,这样也很幸福,这是份庸常的幸福。也许,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梦想,都有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渴望,都有赢得财富的幸福。可回头看看真实的生活,寒风中有炉火可以烤着喝茶,大风大雨中可以贴着窗户翻书,心情不好时有朋友出来陪着聊天,无时无刻都有美好的爱情在心里牵挂,这种庸常的幸福,其实更贴心,更长久。

对比,会让人心里不平衡:想当初某某人是多么的差劲,现在靠着什么亲朋,或凭着运气,竟然比我过得好很多……其实干吗一定和别人比,人与人的际遇各有差别,即使量化出貌似很平等指标的两个人,也可能因为一个念头,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又或者何必比地位比物质,为什么不可以比比精气神。而我,总是和自己比,每当不如意时,我总想起读中学时,晚上躺在冰凉的公园长凳上睡觉的情景。

知足或许是获得这种庸常幸福感的基础。用欣赏的眼光去看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也很重要。热情饱满地行走天地间,用孩子似的好奇无偏见去看周围,才能感觉到无风无浪的河面上那细腻流淌着蕴藏的美丽,菜市场喧闹躁闹中流动着的华美生活韵律,一盏茶冲下那弥漫空间的清香里丝丝入怀的哲理玄机。它们,都用一种庸常的姿态,展示生活中的另一种华美。它们是另一种幸福的来源。

有一种幸福叫惊天动地,也有一种幸福叫庸常。当惊天动地远离我们时,不妨多多享受那种庸常的幸福。



# 母亲档案

汪亭

前几日,参加就业培训报告会,讲课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刚开场,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下“母亲的档案”5个字,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对自己的母亲了解多少。

老教授走到学员当中,指着一位衣着时尚的女生说:“你说说你了解你的母亲多少?”女生没有回答,羞得满脸通红。

教授又问:“能说多少就多少,生日、年龄、喜好、身高、体重……”女生依旧没开口,显然,她都不太清楚。

老教授又大声地喊:“有谁知道?哪怕一项都可以。”偌大的多媒体教室里静得可怕,我们深深地低着头,多么希望有人能说出项,缓解一

下气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听见教授的步子在讲台前踱得有些重,语气有些急。我们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无比羞愧。我们最亲的人,我们却对她如此陌生,而对那些遥不可及的名人明星的各种情况和隐私秘密都一清二楚。

最后,教授让我们抬起头来。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他的母亲两年前病危,办住院手续时,医生问他的母亲多大岁数,没想到,这么一个小问题却难住了他。母亲都八十好几了,他竟然还不知道母亲的生日。老教授站在窗前好长时间,心里翻江倒海酸酸楚楚,对一生辛劳的老母亲有着深深的愧疚。在讲台上,教授老泪纵横,哽咽地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孝的儿子。

台下已有学员小声地哭泣了。我的心被讲台上60多岁老人的眼泪刺得生疼。这一刻,我想起了我那个在乡下起早摸黑挑水砍柴的母亲;想起了炊烟中操持一日三餐的母亲;想起了每年生日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母亲。

母亲的档案在我心中如同一张白纸,这些年未曾填写一个字。母亲的喜好被一句句美丽温情的谎言遮盖着,而无知幼稚的我却从没有揭开过。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母亲喜爱什么,我们喜爱吃的,母亲好像统统不喜欢。

周末,我要赶趟回家的列车,我要将这20多年遗漏的档案一一填满,给伟大的亲情交一份迟到的答卷。

# 方寸之中任纵横

凌鹰



刘进军近影

小楷著称,他的楷书清新雅逸、苍劲奇崛,这是我在目睹了他的楷书后的第一印象。

我的家乡在祁阳语溪,语溪被誉为全国第二大碑林,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文臣武将题刻甚多。《大唐中兴颂》是碑林中的佼佼者,也是国宝级的楷书作品,书写的人叫颜真卿,一点一横着墨落纸,任意挥洒,均是笔力遒劲,霸气十足,仿佛每一次的落笔都是雷掣电闪,摄人心魄,以至于后来人不敢随意再写楷书。民国初年,谭延闿做湘省都督,秉承了颜真卿的遗风,在民国再开楷书风气之先。

当代书法家刘进军,精于楷书,这是在继承前人大书法家的基础上,再度发扬的结果。在刘进军的楷书作品中,我好似看到了颜真卿书法的肌理,也看到谭延闿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情内敛与雄劲。

刘进军说,学楷书的人很多,多得就像树上的叶子,但是,又有几人掌握了楷书要领呢?于是,他说了自己的心得:学楷书,必须懂得笔法、结构、章法,这是学书的基本功,有了楷书的基本功,就可以恣意地学行书、草书、篆书、隶书。对楷书技法的理解,刘进军吸取的是《书法精论》中的要义:“涂墨以成点,引点以成画,集字以成章,万

字千言,莫不由点画错综组织起来,故学书应首先学点画。”

对刘进军的行草,我也只能看,不会品。会看只是看客,会品才是行家。看来,看来,困扰我的情愫迫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去感知他那墨香未尽的士气雅韵。

这是冲锋陷阵的舞台,这是南国雪地一场看不见烽火烽火的锤炼,但又没有战壕,没有号角,没有厮杀的吼叫,唯有冷清寂静的宣纸,唯有一管指挥千军万马卷起巨浪涛涛的狼毫,用它统帅般的魅力,在宽不过寸方的阵地上演绎心灵的独语。因此,在我的眼里,枯枝、河流、野草都是那样的鲜活。此刻,它们全部乖乖地归属在刘进军率性的书写中,跟随一个书家的情怀轨迹不离不弃地呼应唱和。

不论是楷书还是行草,刘进军都有自己独到之处,彰显了他的艺术魅力。他的楷书,在学习古代传统临帖的基础上,对表象方法做了重大的突破,更注重内在意蕴的细腻延伸。他的行草,依托他深厚的楷书功底,在传统书风上做了春风化雨般的改良和蜕变。刘进军的书法,用艺术的思维完成意象的升华,用点与画的无声语言承托起有声的动感。



刘进军书法作品

# 红叶情思

李职贤

落下 是为了上升  
让母枝节节拔高  
更接近蓝天 更接近雨露  
更接近成熟 更接近阳光  
成为穿越岁月腹地的通行证  
丹心一片 为远行的夏天送行  
为将来的寒冬祈福  
为来年的春天贮存生长的能量  
为自己的起脱喝彩

爱我的心太多情  
点燃了一字一句零落成泥的诗情  
鲜红的脉络 透出生命的不屈  
大地地下无数季节轮回的红手印  
一转眼 都变成祭秋的雨丝

我醉 我醉了 目光被你放飞  
再也收不回来 将来  
我的宿命也如一片落叶  
只是 现在还没有红透  
总有一天 我也会带着飘零的心  
回到挚爱的故土  
还有一个 叶落归根的心愿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满天都是你的精魂在旋转  
旋出 秋末冬初最美的舞蹈  
旋出 心中那幅最美的画卷



刘进军,湖南安化人,自幼酷爱书法,199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大学期间,师从湖南著名书法家颜家龙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何加林工作室画家。在书坛素以小楷著称,小楷是其一绝,且行、草、篆、隶皆擅,展示了其书法既专又博的素养和特色,已成为湖湘中青年书家的代表人物。曾创作完成了总长达20余米、有5000多字的小楷《金刚经》书法作品。他的多幅作品曾入选中国书法界最高赛事的全国性大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及中南五省书法联展等系列活动,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十几个重要场馆展出并被收藏。部分作品还被当作礼品赠送到了澳大利亚、日本等国。2008年9月,《刘进军小楷道德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7月《小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刘进军善楷书,尤其以